



明文海卷四百七十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墓文四十一

雜類

草亭逸人墓銘 羅 玘

草亭逸人吳氏崇仁人也居白馬嶺下比晚縛草為亭
託以老焉年六十三正德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卒仲子
學生錫季子訓科錫視屬續孟子監察御史鉞奉命理
軍事於浙越明年正月始克聞訃哭之哀擗踊疲憊毀

甚特不絕乃晨夜秉傳反命畢奔歸迂道白下以誌銘
委諸玘：曰子來予嘗誰銘誰嘗曰子能銘人乎雖然
不得曰嘗誰銘人而遂不銘而翁也而翁用薦起官序
班先予在館者八年已衰然老成能導予升降陞記別
識掖圍觀闕名額指目班行誰某隆殺疏數其所宜施
予德之間以為言輒蹙額曰吾先南城也且今相距幾
何哉而乃自為異邦居既久備見大老皆耆年勩勤諸
藩國冊制外大蠻夷詔命將帥行師墨書除拜封章代
言檢就則以下之看詳彭文憲公每呼曰吳序班以為

何如對曰得則公曰以是頒出或覆視之曰吳序班乎
書乎欣：然領之而已修文華大訓宋元資治通鑑公
必引以自助及修憲宗寔錄丘文莊公喜得之曰引之
與語如公引者錄成遷翰林院典籍喜謂玘曰天順初
嘗有官此者舞其柄以寫府部幕司至不能一朝居府
部辟公出怨言懲是顧用頽墮者至今若尸寄然事遂
弛今吾酌厥中存體要耳既而幕司果群聚驚語慮罹
譴譴咸以為憂居數月覺無若又咸以為善文淵閣藏
書數卷卷標目亦數帙或問之矢口縷：如注先是館

寮一人假考訂私丐史冊擬竄易其先世之穢未成覺之乃報街至骨則設譎問于吏者曰典籍局鑰在其手恣取已好入其室左右希合左驗之乃乘在告諷吏部貶為義烏主簿而丐史者遂相快其志鉞泣曰不知也玘又曰弘治初致郊齊群屬咸集院予二人入夜語于奧時張宮保言事忤仇黜南部語次及而寃之不虞張仇遍置傾、白仇、怒適起大獄意置二人予幸脫而、翁亦乃困至是今已矣鉞遂拜且泣玘亦泣鉞出狀發之與考其世得諱庭植曰吾父曾祖也來自南

城者也得諱日昇曰吾父祖也贈順天治中者也得諱衡與氏曰吾父、母也自治中至山東叅議而封宜人也先諱氏繼趙氏曰吾母也而趙則吾鉞錫所自出也錫生浩再生演吾父孫終二人也父拜且泣曰惟諾銘吾決以歲十月日葬某原嗚呼逸人名牧字景賢與其六書古近體詩天下人能知之其所自立亦可曰天下人知之乎其身剛仕而其性剛逸也否則惡止于是哉而亦惡取斯困哉古士有易名如曰逸人庶幾來世有考銘曰吾惡乎悲逸人乎人之大賢與誰不已與而

誰則為之所人之不賢與無乎其自取而誰非已忤其命也與噫夫如是而能不失其故吾又奚^悲之而銘其墓

安千戶墓銘 羅 圮

景泰初也先未即悔禍南土弄兵之戎所在蠢起一二奔命之臣乘時觀望多其身圖由是姦伏于肘腋間莫可撻拔景皇帝赫然震怒恐有以威我上皇遂嚴偵探之柄拔錦衣群校置之東廠使之入微擣深不以時達時則有若安君諱順字子和者尤傑然曼出君汝之新蔡人幼侍其世父整于京整錦衣提旂也老以君代至

是才見使用事然其童年播遷東西浮寓以身薪水無隙以學而心獨恨且無攸違從則惟遇僧梵于市亦梵瞽說于途亦說久乃口通佛書諸多傳奇野史後亦厭棄惟喜人讀書從旁聽之輒能成誦積至儒生所恒習者張口綫々而出間能辨析疑義至史傳所紀即斷曰此治朝也或矍然曰此政失當亂若真能了々者其寔手眼漠如也性無鏃礪之鑿事必流其真誠心寡蓋覆不主嫌疑凡閏涉政治大體即貴幸勳戚震于憲度不避苟暖昧非其辜雖上意叵測必以身任之一時姦

人飛竒反間嫁禍于人者皆見沮塞斂手避去坊市惡少年相語必曰毋嬰安順威寧伯王公為御史時晨入關吏給其家金器匿娼家不得公以語君吏聞君至股栗舉其索伏辜扶風人趙才興從貴將久無功怨望誘妖僧以星烝煽人刑牲誓天朝陽門空舍中約旦夕變有詔覘之同事二三不即發君曰厝火必焚、而沃之晚也捕之得其事狀并黨磔于市閱月蔚人吳伯通與其黨余郭福亦謀踵才興之為者亦皆墮于君手故未暮連受賞自試戈戟司百戶至真百戶皇上復避奉迎

乘輿多見任使會朝廷入廷議以君九擒劇盜功最多授副千戶先皇帝即位初妖人趙春陰部署偽將偽擬國號于滄瀛間灤河竝邊謀誘虜入其盜曰王成玉曰李端曰傅洞淵匿機誑脅民洵、且走且惑君以次擒之以獻進今官享榮三十餘年階武德將軍封妻張氏宜人贈父齋如其官母程氏如其妻皆是功也初君念職禁近母老新蔡不得朝夕侍迎之京竟食君祿以壽終躬其喪合父窆人以為孝仕不仕少有知者皆聞君名尤為內相劉文和公所竒見于文焉弘治八年、九

十十二月十六日辛酉卒子賢蚤卒嗣副千戶者也寧
入粟為郎視七品亦卒泰以戰功官錦衣百戶孫璠瑜
璽瑁瑋璽嗣賢官今為百戶女宋通妻也明年正月十
八日葬大興縣東湖社豐台村墓與張宜人合然宜人
之窆已九年矣其幽堂宜有銘來屬翰林院編修羅玘
玘與御史潘楷友楷妻通之女君之甥也楷言其世與
貫而已君之為人有不待言者銘曰執威弗威國威在
斯炎石及玉而豈可為蠹既奠木象亦灼鑽毒其初生
木乃得完是惟安侯克遇三帝秘密瓜牙耳目攸寄侯

率其性暗與道俱蹈是二美史有可書大都之郊此維
高丘有石誌幽是曰安侯

都豫軒墓誌 羅玘

封都水主事八十三翁號豫軒姓都氏諱印字維明姑
蘇閭門南濠人蘇以地最天下以閭門閭門以南濠南
濠以都尉諸氏都尤以節槩傳高廟初文信至能當婦
翁殊死時代之生彥容作月樓濠上顯名當時得尉氏
妻之人謂連綿呼兆當有奇胤翁生異質天成目教行
俱下十二三能賦詩鼓琴日陪諸老宿杖屨為適長遂

酣飲超越太異度非支離陸沉莫救敗然苦蘇故吳會
易聲張曰吾以淺示之乃挾易詩禮三經從鄉業舉子
者游幸一不利即謔曰難如是棄去、就里塾集群蒙
訓聲律高門大姓爭招致悔曰是畏影而逃日中可乎
又謝去以醫浮湛閭里或少露芒穎已病如掇萌然旬
日喧騰神之詭曰古方偶中爾陰自擲餌劑掉手詈曰
乃幾敗吾事遇為道士說者過境喜乃便旋與之周游
講說服食卦爻支吾歲年至子穆登進士官都水賜封
乞南得武庫便養欣然來就曰吾今脫蘇吾知免矣居

二年以正德三年六月十八日卒配姚氏繼朱氏俱贈
安人穆穗其子元翁次翁其孫祖齡其曾孫女二人谷
源茹詰其壻卒之日穆當考先入闕也穆歸諷十二月
扶葬縣薦福山泣謂玘曰子知吾翁吾翁須子銘於乎
玘忍辭知翁哉昔頻道吳下人言翁居室極奧窔隣迺
婚媾無一飯過逢乞貸泉布日湧出至落莫不悔穆既
用世差變易終以佛教愠之其泓涵滌滌障室宇密及
間為籀隸晷畫暨諸小藝臻妍逞妙蓋滲溜滴瀝有不
能盡秘者若占辭前知則又自負神授也是夏五月戊

午晨興卦之遇損之睽占曰立土頽淵三年嘆其田二
女號轅鬼車其前赤古下然厥載用顛擲地呼穗曰吾
其已矣乎其速以吾木來六月大暑灼地不可耐得寢
疾昏弗辨物藥食咽入懵然已卯日中忽作坐無苦也
呼蜜孫以蜜進呼茗孫以茗進咽之如是不火食者七
日甲申僕自蘇來入報木至遂呼具盤；具入浴；畢
喜曰快哉吾其蟬蛻也目遂瞑宣道家者所謂既殼解
者與所著三餘贅筆衛生家寶存于家銘曰彼有風裸
其憂；藏此有潛伏其憂；章亦各其志君子考成卒

謂藏之者藏

高君墓誌銘 徐渭

君諱陞字進之其先江都人靖難師起五世祖觀音保
以從征轉徙遂來居紹之紫金里始官百戶後落秩搃
旂三傳至賢有子五人其季名奉者娶謝氏生君與按
察經歷陽君為人如出冶劍少即露鋒鏑師泰議胡公
某；數睨以語人君時尚寡其伯父泰無子嘗提千金
產欲後君；謝去人竒之無何果以賈數致千金歸則
跽進其尊人恣所以既又泮其宗連若寡奮故必遍且

歲襲了不見厭倦時於是自家至燕齊數千里內皆知
高顛公孝友嗜義有古俠士風復善料有急輒投君益
為營且費徃々傾囊然至貴游或黠少年有所挾者欲
出其一銖於匪不得也晚尤好結賢豪文士與磨切事
一裁於義時召客把顛以談切齒不平風雨颯々集座
中忠孝人遇災禍輒攬仇思有以快以故客燕一旦跨
驢度居庸馳保安把沈錦衣袂痛哭旅寓錦衣出匣中
猶睛睽々若果核意以酬奮逋君笑曰沈大夫仕宦平
清豐時當吾賈道寸步耳吾不入取金今投窮邊萬里

雪沒頸來取金耶擲不顧去大抵君所為皆此類也君
敏絕數解文理其交我也寔以文乃終不請乞一字人
恠之君曰辟諸山川挹其秀止耳何用採掇為及繫君
每入餉我必日反而唏以出噫豈亦有痛哭保安意耶
君歿之前三日其長子文明持書來訣故今葬也諸子
來告日曰今隆慶之壬申閏二月之廿有八日告所曰
荻阜告銘曰先生幸銘之予以罪不可某君涕曰君志
也余亦遂涕以銘々曰馳雪塞哭霜臣擲狸睛眇趺緡
過我之日兮風伐木樸兮檄爾兮孰

重修宋太師魏國丘文定公神道碑 薛憲章

由里山在縣東南若干里有宋資政殿學士刑部尚書
同知樞密院事贈太師封魏國謚文定丘公墓在焉宋
既改物鞠為漼莽樵牧腴削居民侵耕久矣其幾世孫
鼎居江西廣信之貴溪者以都御史督漕于淮為書召
其族人其族弟戴叔厚遣其子景文往焉至則倦以
太師墳墓為念且圖度葺治未果也無幾何時會新天
子御極詔所在名臣賢士墳墓有毀廢者有司即時修
理仍復近民一丁使守之于是叔厚父子咸泣理于今

巡撫南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福建王公得移檄下江
陰邑大夫任公適來知縣事覽檄慨然以修復為任曰
此吾職分內事也矧詔旨丁寧若是遂出官帑銀若干
而使景文領之仍委官董其事凡地之侵于民者歸焉
樹之杉檜繚之垣墉攻木攻石之工並手皆作：饗堂
十二楹華表石四輪焉負焉行路歡喜又斥其餘作文
公坊之舊在縣東門里第今改築安利橋下東門人曰
坊舊在此而築于彼吾人不得被道德之光矣後生小
子其何所觀感啟發吾寔耻之則相率于官然業以就

不可更動遂相與出私錢市木植立坊故處此豈有為而為之於乎休哉公諱寔字宗卿世家江陰以進士起家隆慶中歷仕三宗致位樞府謬謬為一代偉人自公之薨迄今凡一萬六千九百幾甲子矣盛德大業載在方冊照耀後世至于坟墓亦被光寵有道之澤何其深且長哉當公之補外也韓侂胄方用事與有力焉想其一時氣燄當何如既抵法天下後世至不欲道其名字其墟墓所在不知至今無恙否乎借其幸而猶存欲其愛護封植于百年之後如公之墓得乎傳曰人無

所不至惟天不容偽豈不信然耶始天子下詔愚夫鄙人不知聖天子微意所在以為蠲逋賦省徭役誠當惟修墓事所不省嗟夫武王克商天下事所當為者何限乃獨汲汲求比干墓封之其故可知矣是豈特褒表功德與慰其後之人蓋旌別淑慝彰善癉惡其道固然史著孝宗嘗使范成大使金祈陵寢公言泛使無益徒驕敵人上怒曰卿家坟墓為人所據亦須理索否公對曰臣但能訴不能請識者趨之今公墓為人所據而叔厚父子能訴復之可謂能用公言異日可以見公地下矣

初景文持其家乘以父命來俾書其事余辭焉小子何足以知公至于再三請益不遂拜手稽首而著其大都如此公之事功在國史文章在集錄世次在譜系此不復著系之銘曰惟宋太師丘姓密名匡辟三朝歷孝光寧時方弗靖金鐵縱錚有寇在垣跳梁憑陵偷者至和縻費金繒夸者主戰踊躍用兵公當是時持重老成不求勇功不求知名曰毋屢盟曰毋遽爭以全取勝以重取輕弗以惡名寧用參苓凡所蓄積方及施行儉人撓之嚙脊背憎公曰天子幡然歸耕所以志士至今拊膺

邦人小子惟公典刑惟公典刑式勒斯銘

孫見山墓銘 許相卿

監察御史孫君塋其父見山徵君于盈山南麓嶽神祠之左述徵君世行年來謁余書其墓石曰徵君諱鸞字鳴遠其先富春人粵自漢季孫氏國吳傳四世六十餘年冑裔布于湖南江左根盤蔓延矣富春迺孫氏所肇迹云徵君常自言相傳裔出長沙桓王策之後遠莫究其緒來籍海寧也亦莫記其世其始有徵者曰富一提領春一嘗問學於包心齋氏包選春諸生中以壻其子

春生以敬以敬生文達文達生裕、生煜、生禔是稱
遺安配董氏祝氏徵君父母也徵君而上八世家黃灣
黃灣遠都市瀕瀉酒地亢土瘠無水泉林藪之饒百穀
桑麻率仰澤于天以殖農圃盡瘁三時高秋旬日不雨
則嘉種槁無遺穗而艾蕭藜藿芄、彌望龍土畦間以故
些窳偷生鮮積聚而多貧豪有力者居停鹽鹽廢著鬻
財機巧乾沒以與上爭利頑弱無能為計則交通每賈
屏匿幽隱為之駟僧以私竒羨官為峻法苛禁姦利相
告日聞徵君於是喟然嘆曰吾聞本富厚生蚕穀是已

將如吾地何乃如鄉習雖子本纖銳而贏得過當然謂
姦富抵禁止命有家如寄謀其在矣孰與教吾子以大
吾家乎御史時方嶄然見頭角徵君則為訪明師友市
經藝諸籍趣辦資糧裘葛扉屨簦笈及凡裝需縱使游
學而時課督淬厲之歲無幾何御史以嘉靖丁酉名鄉
薦戊戌舉進士至今官列侍從司風紀便道過家旆旌
騶駟呵呼導從塞塗盈門御史身繡登堂稱觴為父母
壽雍容閒雅甚都鄉人士以為寵諸父兄乃復漸舍故
習而延經師課子弟以徵君父子故徵君晚以子貴益

閒無事時出嬉游巷陌讌集里社從故親知農談情話
坦夷不矜重改其舊人多愛譽以為美談徵君年
五十九卒以嘉靖某年月日葬以某年月日娶許氏子
三長御史喬其季高也女二孫男四狀述徵君孝友庸
行可稱者不一予特取其卓見不淪于習者著之銘曰
帶海負山墓於是間風氣盤旋庇爾子孫於千萬年

劉紹卿墓表 陸 粲

紹卿自太學生得按察司經歷銓注雲南先是余以給
事中言事調貴州都勻駙丞雲貴接壤皆古西南夷地

貴州地尤瘠惡非人所居余行數月乃至境上屬盛夏
暑雨所經由皆大山長坂上下勞憊盡日道無行人俄
有騎而自後至者紹卿也與俱憩坐林樾間語相勞苦
仰視山西崖斗絕數百千丈色如積鐵霧氣濛濛起山
巔虎跡交錯道上紹卿撫然不樂余顧笑曰子悔來耶
丈夫不經此當何由知艱難子行矣紹卿亦笑且頷之
上馬去余至都勻會駙舍久廢僦居平越平越者雲貴
往來孔道也諸自雲南來者時時傳說有新官劉經歷
者疆執不受請託蠻酋武官放恣淫虐不畏大官府獨

難劉經歷耳余聞之良喜自余去平越及歸吳中三四
年間與紹卿不相聞既而紹卿上計京師撫按者署其
考為諸幕官最當遷秩矣迺有飛語聞吏部於是以此
謹罷則聞有按察官以細故相望寔陰中之云紹卿自
失官家居十餘年病卒後若干月且葬其子瑛詣余
泣請表墓余許諾因為道往時事曰吾知若父久矣忍
無以慰其死哉紹卿諱遠先世家臨江國朝有編戍蘇
衛者今為蘇人自其從祖父刑部尚書與清始起進士
至大官父佃母陳氏紹卿生有至性十四喪父執喪循

禮而力學工書事母以孝聞在雲南治政明決上官才之
事多倚成焉所平亭疑獄甚多土官楊訓殺人帥府桀
黠奴高壁亦坐事當譴戍兩人要重貨投之不納卒桀
致如律千戶胡學詩戕其妻行賕要人脫罪一詢得寔
狀論死王髯者圍奪殺人道中即吏名捕之一兵官子
亦姓王而髯疑懼自斃為吏所錄既誣服成獄矣紹卿
徃覆按立得殺人者而出兵官子歲飢視督平糶計會
詳密而賦授必均民以不殍死閱視迤東庾積姦姦為
清他所建易尚多不悉紀令仕職差久其功緒當益有

可觀者顧僅逾一考輒以掩昧之過去談者惜之或曰
紹卿平生剛急少醞藉用此觸忤貴人卒見廢退斯自
取之也非耶余謂不然夫仕在不失已耳乃禍福則有
不可知者昌黎公曰祗繫其逢不繫巧愚信矣今世仕
者或工於語言日蒲伏公卿戶下拜起候望顏色然其
人固自有利不利。則躐取華要不利則亦放棄留落
死耳要之榮達有定分非必以諂傲為通塞也如紹卿
雖骯髒食貧以終亦何恨哉亦何恨哉紹卿之卒以嘉
靖丙午四月九日年五十二其葬處曰靈巖鄉桃花塢

室人郭氏余族姑之夫之女也一子即城吳縣學生秀
敏有文世其家

董隱君墓表 何良俊

董隱君者名懷字世德別號三岡居士董氏上海之望
族也蓋其先世已自雄長里中至御史公而益大御史
公生子六其五即隱君隱君生甫冠御史公謝世隱君
能自奮嘗授經於同郡宋檜雪先生所檜雪名英罷工
部即家居經學專門四方從游者丙舍常滿隱君學二
年許不肯竟學檜雪公見隱君資性秀穎歸隱君女勸

隱君竟學隱君遂竟學；既成一再試於有司不利輒棄去嘆曰吾兄既已用之於國吾欲施於家遂不復試檜雪公前婦隱君女曰宋孺人者佐隱君理家政檜雪公有家範雖女子皆能誦說典訓知古女婦賢孝故寔習女工下至烹飪皆有準式故隱君夫婦事謝太宜人常得其懽隱君兄弟五人三仲皆游宦伯季相繼夭死獨隱君在太宜人側隱君與宋孺人旦夕視寒煖之宜撫摩疴癢有一魚一肉宋孺人持作羹躬調齊甘旨必宜適與隱君捧持進太宜人太宜人老逾懽忘其三子在

外三子亦得專意守官無內顧憂皆隱君力也隱君持門戶起家；漸裕然一由力本人有假貸責索通以情不盡法暴橫與里巷人處和易率直人樂與之親不知其為勢門也隱君急然諾慷慨任義親舊有匱乏者時加賑贍雖數至無勸色里中馮熙者年九十病痿隱君月出廩給之即中有戚公韶以能詩有聲縉紳間隱君雅與游及死家甚貧隱君為具棺斂皆從厚親撫其喪以歸晚年欲出田立義塚以息火葬又以賦後煩苦欲買田儲粟助其經費將上書撫巡行之後格於異議不

果至今人猶惜之。隱君三兄從宦者皆為經理其家事。後次第歸老。隱君以全產付之。毫髮不自私有。過責隱君者曲意承順。終不至失懽。隱君於大理公最厚。善大理公。歸時年已五十餘。與隱君同處二十年。每日必共食。非旦暮不至。私舍大理公好賢。隱君常延致。郡中名士相與琴奕觴詠。酬倡竟日。客退則探養魚種樹書疏。渠藝竹備林泉之致。兄弟徜徉其間。取藝鼎國史摩挲賞玩。共陶暮年家之有無。與歲事登耗相與共之。不問爾汝。故人以為隱君獨私厚大理公。不然亦其同好。

協趣也。大理公苦無子。後有子宜陽甫。冠而大理公卒。宜陽有文能自立。所交皆江左賢。後隱君贊成其業。功居多。隱君亦累不育。末始舉子光裕。讀書能世。隱君家與宜陽後先相望。以起則天之報。隱君者宜然也。隱君歿之十四年為嘉靖丙辰。墓道之石尚闕而不書。光裕再拜以請。良俊乃為論著其大者如此。隱君細行可述者甚多。具奉化令徐先生墓誌語中。

史氏走何良俊曰。東海有三岡。身者余家。並之以居。自海上北達于黃浦。隱君家在焉。相望一舍。所隱君

之澤沾潤數里。中人有德，隱君者時。來道之若
隱君孝友細瑣之事，外人不得而知者，則余女弟為
董氏婦，每一歸省，輒為余誦說其詳。又余家先府君
好賢，能得客四方，客有道，隱君所來者，必過先府君
或造先府君者，亦必過隱君。余為童子時，從旁竊聽
之，每客至，語及隱君，客盡傾。故余所述隱君事，皆寔
不虛。余交隱君子，光裕光裕曰：先隱君有高世之行
三法，得表于世。夫所謂高世之行，如前所指者，是也。
然是三者，前輩尋常有之，不甚為奇節。迺今裕漸漓

矣。故有毀人之兄，遺以一足，鯁訾人之父，投以一束
素，其子弟欣然納之，吐款恐不盡，出財物貸親，故厚
息取償，計必得然。籍數家之產，僅以供妻孥一夕之
歡耳。有賢士挾一冊，持一藝，造之閭者，謝去不速，必
加譙呵。一富者在門，沾喜出，肅唯諾，猶顧侍者曰：
得毋所需客否？客得母色，動否？厚設客，客去，猶蹴
不自安。此事在縉紳間，尤甚。由隱君視之，即謂之高
世之行，非耶？然此風其所由來者，漸矣。即大夫有斯
世之責者，讀其文，其尚軼隱君之墓，見者必曰：董隱

之行如此一布衣且死猶為郡大夫所禮孰謂為善無效耶則斯世尚庶幾有敦哉

來君墓誌銘 許應元

嘉靖丙申歲吏部最天下有治行吏五十人上名迹天子請以為從臣制可於是五十人皆徵入而丹陽令來君名在選中既入拜兵部職方主事改禮部稽膳居有頃精膳主事臣汝賢昧死言臣幸以甲科待罪縣令為陛下護元元無狀陛下不以臣能薄拔擢即署臣志分榮矣而臣不幸有犬馬疾不能朝夕門下污省署臣不

勝大願、賜罷臣得近醫藥再望見闕庭願盡死力於是天子哀憐之與告歸、五日為閏十二月朔日卒于家年僅三十六爾嗚呼賈誼短折歐陽詹生李賀皆不待終養死又何其不幸之執一也造物者不常幸生不幸生才而中道委棄不觀其成此又何也當正德末季東南士習猥陋極矣經生不欲究明指歸踵悖馳舛幾幸利祿文士則秦釘偶儂蛇變蠶聯剽掇故藻以為容澤此猶不能涉靡曼之堂戶又焉覩爾雅深厚者哉來君起童子華采振暴及壯乃益沉思術學探抉微眇自

六經先秦漢以來諸家言貫穿附離檢押其辭以肆其文然後其為道闊遠與雅將與古作者同風而竟死矣豈非天乎始君鄉舉及禮部試皆第二比當大對同對生謂來子必高等已而第三甲同進士出身士論稍譁矣及當授官謂來子必京朝諸郎官然竟奉新知縣莫誰何其然奉新江西陋邑也其俗獷鬪狠訟抵訐於鍵務必勝不勝則陰伺持上官短以責右已無何依違之不且立去君至批根其尤數人痛法繩之既而曰此豈道化意和其他固赤子于是開學館延進諸生為指示

經法為文章躬行如是而是諸生歸以諷其父老子弟父老子弟皆曰吾令良頗輯不為非諸部使者大異之薦上其能凡在奉新十月而調丹陽丹陽道衝兩都舟車至西郭門日數十百縣令日出之河澣造請諸大夫賢者磬折為禮視供具徒隸一一口指授無失賓客意久之歸縣中為民均賦平爭訟調徭作不暇給矣又時時延進學官諸生說經訓勸行如奉新時愈開廣館教諷誦不絕亦自其中心好樂之然已罷甚竟積瘁嘔血至不支云君居職庶婦時予親見其橐中不能十金所

至務為民興利在奉新開下五鄉塘瀦水令日肥饒視上鄉等在丹陽則瀦練湖溉田、少早患生平無所玩好但嗜讀書自為諸生至劇吏口未嘗廢稱說也雅游自同年之雋與四方賢豪有名皆願交親之武進唐順之閩中王慎中錢塘楊祐以道義文藝相取其樂善詡詡推置自喜誠其中不能自解也觸情縱談不忌慮旁後人亦以此忌之謗怒興矣且自古號稱賢者孰能免多口哉彼於世齟齬其心誠有所合也豈第君子無信諛言夫惟君子而後無聽語曰蓋棺事迺定來子死至

不能為歛而謂其去而受同列之餽金也安在哉安在哉初君病甚應元省之涕泣執應元手曰余有心子知之乃今已乎遂卒二歲而應元為論次其大節刻之墓石系曰來君諱汝賢字子禹壬辰進士也其先世河南鄆人系出宋龍圖學士之邵之邵孫時知紹興死而葬蕭山遂為蕭山人去紹興十一世而為君高祖雍、生曾祖珪、生祖昉、生父東母孫氏配安人錢氏仁和人也生二男二女二男長曰獻策次曰獻功二女長許聘山陰胡芾後二歲未嫁死次許聘錢塘許暘孫應元

子也銘曰與子游兮澤宮庶見君子兮其文有容嗟君
 子兮胡見爾樹松兮與子游兮上國庶見君子兮其儀
 不忒嗟君子兮胡見爾樹栢兮端其窾中堅且好矣嗟
 君子兮遐不壽矣噫

明文海卷四百七十一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墓文四十一

雜類

明奉直大夫協正庶尹刑部四川清吏司員外郎
 近却何公墓碑 瞿九思

嗚呼此吾友蘄水近却何季子之墓始余九思過不自
 量謬欲引三極為已任既筋骨小厥任重鍊幾覆則微
 聞旁即邑又有欲為厥瞿生所為者余咄嗟：嘆曰有

是哉斯人之迂宜必不然則走而行到蘄為向風而聽人言良然則余又仰天嘯曰茲事作聽大余慮弗克盡負荷以皇天后土之靈寔式靈之此勢必更它得一人乃幸可足吾事吾今茲天幸可稅肩卧矣然視聽頗質亂終不敢甚信聽何季子既壯則日益有休聞國中壬申夏會攜李禹門姚先生以良史材出督楚學一日行部黃則余與何季子並舉高等兩人從國清源門望見各相視而笑遂為石交久之余竊見何季子負抱大蘊藉閱吾終不能及請兄事何季子然陰自仰天恚曰既

生余又生何國有人吾不敢復負荷天下事復誦讀天下書矣明年上新即位是為歲萬曆癸酉何季子遂與余並舉於鄉名為同年友以此我兩人日益親洽明年上春官季子遂成進士余以謝罷歸當別去則相與往造適長安酒樓為取一巨觥自謫罰而因奉金叵羅一為季子壽取國家事拜稽首而屬之余拜季子亦拜為涕泣蔽面下相顧視拊其背足下好為之吾不做矣其後吾適得罪適之不意凡受繫以一年所久之乃去而投塞遠再上先大夫丘壠則何季子在四方余從茅茨

中微聞問季子所行事既已奇而每從四方縉紳大吏問季子所即治狀暨若即曹舉措如季子即令在田間豐草長林亦非必有顏色即薜蘿麋鹿亦非必有聲氣况復乃可以死吾請因衣冠跪庭中與詰問三數日問公所以當捐棄何罪如不能對簿我者請得批其頰而唾之乃今上博採廷議修舉曠典用吳康齋故事見召余：馬首過從浹川相與驗問季子安在其鄉人謂季子已棄置我去第未葬不然者且墓有宿草矣夫生非金石其孰能老不死然亦必三極功畢已成乃然後乃

可死彼近邾者何以死而我乃尚得苟形顏得偷享旦暮豈漢以上之事公為政漢以下之事我為政公故勉為其易者而遂以其難者詔我乎哉按狀公諱起鳳姓何氏何故著姓父南陽公以嘉靖辛丑六月十有八日生季子假設令它人載筆此必叙季子方幾歲輒不為群兒嬉戲或岐嶷云何或設俎豆云何吾謂季子故上天所賦畀材品大此自故常事無足深弥道說我所論獨欲論其最大者上誠神聖然天下顧盡不知前時為宵人所熒惑即如權稅事上誠不能自為解即臣亦不

能為上解說然余則獨深心曉上誠聖人曰聖人則不當有礦稅事蓋旦而思暮而思至不能假寐者以旬朔許乃博取一部十七史坐而獨讀當宋神宗稅間架鬻古帝王祠廟則豈不為古今一黷貨人主哉卒其後於熙寧某甲子則捐幾十萬緡於元豐某甲子則捐幾十萬萬緡夫然後議者始大愧悔以為我前是所論列非是然後日夜尋求其說而莫得逮最後始曉知帝意在復燕雲十六州故寧以其身受天下垢辱終不肯自白有言者至則放棄之擯落之於是海內愈益交口以為殖

貨至萬世後而然後宋神宗所以為英主始白以我陛下之明睿千秋百世後豈不會有知者而世莫可與莊語則上即神聖將安所自解免以上之輟朝講不躬親郊廟主爵大夫以缺官請以遺佚請假令上適恭默思道而子四方事未及讀則天下視上為偷惰以故諸賢者日上書危言之公車之牘日幾滿一尺非朝講則郊廟非缺官則遺佚上日從倚行步至明光宮取諸封章陳置几席上為挑燈而讀之咄嗟亦倦矣何季子即號名翹不向然當在比部時所上封事則亦寧能越前

是數者而他有所論奏然其所不可及則大要在以輟朝講罷郊廟踈召對廢遺佚一切盡歸于權稅而又以權稅歸于心乃復奉迅雷風烈因天威天怒監而臨之余嘗讀虞書二典即雖以二帝之明聖而尚未露見端倪及心乃好生之德洽於民心自舉陶始創發之而帝舜遂延引之以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之旨與精一執中交相授受即餘姚之學亦第得其微旨以為良知而餘姚遂以千載顯與高陶邁種德見而知之者不啻合轍今季子仕宦至刑部尚書即此即古舉陶司寇職任

而所上十二事疏乃舉本心為旨將無此心學即從自舉陶來哉且季子又獨不于此已耳今夫天斯昭之多方穹然在上何與季子而季子必欲作算理明解以弧矢法上測天以勾股法下測海已覺尺寸微差殊又復作算理切近發微與余作曆正音微今夫地一撮土之多方塊然在下何與季子而季子必欲作地理書取三極相撮而論乃其中則為人季子即仁愛亦豈能必百千世薄海內外即盡無顛蒙者而季子必欲作斷易啟蒙令世無冥行者即百千世後薄海內外亦豈盡無

癘疾者而季子必欲作針灸教經自漢魏來世多為耳目所熟習不信針灸祇深信草木藥所從來遠而季子慮萬世後容或多疲癘殘疾故復作此書傳千世夫上及天下及地中及人間世似季子於人間世已無所復事、季子不大歸而他又何為哉余嘗誦之季子之行已事上有子產之恭敬其令葉有葉公之近者悅遠者來其領國邑有公叔之子貞惠文其再守廣德不啻十年不見之趙抃七邑重迎之張詠至天心仁愛既上、大震怒幾蹈不測同舍郎某公某公卒耦俱得罪

而季子竟以身免斯又審武子其知可及而其愚不可及抑或者天地之大德曰生季子業知仁、固無死道不然當時同舍郎業連頭罷去乃何獨置季子不問也季子做范姑蘓敦睦事置義田如干為國矜式從子弟月人幾十斛以上旁族姓月人幾十斛以上又錫類至國人率有廩餼亦可謂誠極慈惠極孝友然在他庸象人則當亟稱之如季子吾不謂奇自不當置喙豈季子於人間世事頗可幸已畢獨霄漢上或容有闕員以故遂趣裝亟去乎哉他如今中州會闈守廣德諸善行及

所生歲月日時與子若孫名氏出處自有狀余不論此特論其最大者云爾蓋季子卒可三年所而余不佞始至蓋余至不畧刻而公冢孫彬然遂執贄造請為弟子夫彬然博雅藻麗翻佳公子有西京大曆風且追軼鍾王即無余百草何缺渠要亦以為天壤間非不佞無足與叙說大父者慮夫寔然則公孫誠仁孝此詎非天所以報施季子者歟余用是大書于豐碑令百尺樹青天以告于世

西洲墓銘

歐陽德

嘉靖己亥某遭先大夫喪里居而先生以陝西苑馬寺卿免喪復除遼東明年庚子擢廣東道故里過某別喟曰垂老宦遊旁無侍子吾何樂於此行時伯子蘭天獨仲子博士諸生夔、室王氏才有女曰京潔男曰文載皆幼元配劉安人女妻庠生周循理夔同產妹妻劉生起鳶者皆婦矣夔當家不能侍行與其生母蕭居先生以繼室楊氏往故快、無踪若欲遂歸休者辛丑遷福建右布政使夔婦誕子文執楊氏亦產兒、尋殤乃先生益眷、故園矣居久之移疾慨然欲西會與御史忤

御史以為、已發者固慰留竟卒官豈其志哉嗚呼叛
彛安全之變挺身出嵩明城撫賊、加刃批肩扶肋破
肌流血情仆危死矣賊中有大呼曰此歐爺非王僉事
也群擁入城遁去藥四旬乃有瘳此所謂大難不死者
而胡寧止是今科第二十年往、內貳九御外長藩臬
矣而自戊辰至癸卯官不過右轄或曰先生簡亢不畧
為矯飭以故知己者寡嗟知己可易言哉憶某生總九
年而先生中弘治甲子鄉試又十有四年為正德戊寅
先生歷官南虞衡營繕主事員外郎謫倅澧州遷辰州

府判過家某始識顏面然未款則日聞鄉人論先生者
云、庚辰晉同知夔州府嘉靖初擢四川按察僉事某
始舉進士接四方士夫則日聞士夫論先生者云云庚
寅以雲南按察副使函表入賀萬壽節明年復入覲某
備員史館得款睚京却然後知世之淺深先生者亦異
矣寡默似簡斌媚形亢顯倜儻與沉厚凝重者有間
而言貌揣取意見相懸孰為真知定論者哉人之言曰
先生以虞衡郎分署真州時六卿大貴人至不遠迂聞
不得擅啟江干上謂輿從傘扇委蛇容雍自如坐間或

寒暄起居道古今不休獨默無一語以是得罪既下遷
澧州會湖廣鄉試執事外簾御史屬簾外官校試卷墨
本與簾內叅定至取舍異同以去就力爭辰守缺承符
攝署府察有駕言位次先自攝者寔以資其墨符至餉
傾輒從奪之印夔守自尊大倅以下坐之偶獨賴發于
面長揖不即席退引疾自免守為謝後不如是乃起雲
南副使分司署與清軍察院比御史從暫借署穿垣內
通以宿吏胥籍諸司會要抗執不可廣東按察司官塘
勢宦家請之從提督府下書索報又因貴要人為言竟

不報嗟此非習傳聞以為簡亢者歟質有所近志有所
不為其諸競：法守人以柔廢我以剛植孰為傳之矣
乃福建庫官之貧憐其非罪多方積羨金為補虧耗又
何怨也士大夫能無諒其表耶先生官遼東時蜀士立
朝者言今蜀吏多墨徃東西川吏獨畏歐陽僉憲僉憲
守身嚴持法正不可干以私時九鄉長貳寢多先生舊
寮而故吏亦多位通顯者咸公言西洲長者可與久要
不可與苟合使服大寮必不以法徇人先生以故連涉
而前此副使轉馬卿者徃：遂不振宦久論定可謂世

無盡知者耶然而大命不逮矣訃聞鄉族閭里咸悲嗟曰西洲仁厚君子也家居絕不請託受產不乘急以要賤售徃、溢常價又不侵為然諾與人無煦、詞色然甚真蓋昔之論先生者今亦不復云彼秉心不塞圖轉機警偷取一時之譽者亦情狀卒露棺未蓋而物評已去者於先生何如也歐陽氏自刺史公留家于吉太尉公徙萬安常溪德祖公徙秦和蜀江遠矣其近者我後峯府君再傳而有月臺及先石塘府君月臺曾孫通議公昇寔生皜齋公鶴慎菴公鷄剛先生王父世父、也

先生諱席字崇珍號西洲與皜齋仲子吏部侍郎石江先生鐸同舉正德戊辰進士於是王父用石江貴贈通議大夫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慎菴用先生初任階封承德郎南京工部虞衡司主事妣劉與元配皆封安人蓋儲休委祉發之積餘者至先生與石江始大而其用皆不究官雲南以討安全功廣東以平交功凡再錫白金文綺乃作酒器刻識令世寶之以無忘主恩其望之後人者遠哉喪還自闔御史江陵李君遂按江右弟祭賻贈良厚問之未有塋兆而西鄉柳條寺廢矣令變

以其意請入價且盡與隙地曰古有營葬令可置守家
 數百家先生盛德何知不在其後李君蓋湖廣外簾時
 所取士以去就爭者非以市報而報不違焉亦異哉先
 生成化辛丑十月八日卒嘉靖癸卯七月廿二日葬
 于乙巳正月二日變未告且徵銘嗚呼石江已矣銘非
 某誰宜為銘曰乘槎擿泥寸前尺濟憲臺薇省孰曰差
 池直道于世寧莫知直以誠成績以久輝漸磨其術
 鴻翼于垂遠道久廢咎也誰歸挺：伯子蘭昌姜之仲
 也夔：杜其杖而葱菑玉樹種德之遺培壅以需雨露

孔時

伯考獻奇府君墓誌銘 陳九川

昔者聖人之制葬禮也將以順生死之理達升降之道
 盡孝慈之情而別尊卑之分也故禮有隆殺期有遠邇
 天子七月同執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
 至士踰月外姻至庶人視士可也春秋書諸侯薨必月
 可以考緩速之非禮焉書葬敬嬴己丑雨不克葬庚寅
 日中而克葬可以考魯俗之不同焉考諷日之不尼焉
 自學絕道喪禮制不明詭誕不經之說附葬絰而出者

皆得以逞孝子慈孫感之始有尼歲月抱負之不宜歷
數禩暴親而不葬者矣我明若天頒曆云某日宜某事
國家大事以之未始有匝歲月而不宜者且禮未葬則
居倚廬故古之力不能葬者戚、焉如袒括不敢離苦
塊而寧寢處也今詭誕之說遠畔古禮適乖時制而陷
人心偷習俗悲夫伯考之卒在某年月日距今十有三
年已卯始得訊某月日葬于宗仁大洞之原者以此伯
考為人風流儒雅造家勤儉而接物和性喜飲微醺輒
歌王父溥卒王母聶孀居餘二十年率用是娛之有老

萊之風焉溯其生在某年月日享壽六十有三伯妣汪
氏後四年卒幼子某後九年卒皆就土矣時維長子某
奉柩以藏伯考名某字某姓陳氏先世宣城人銘曰大
洞之岡負陰抱陽伯考斯藏相久迺成厥卜惟精庶幾
永寧

徐元定墓銘 儲 壻

君諱興之字元定與余同舉成化甲辰進士出宰淄川
縣甫三月坐事執政者罷其官既歸之七年為弘治壬
子六月十七日以背疽死于家訃聞余痛悼者累日嗚

呼元定遽止是乎蓋抱才負氣之士嘗患于不自善用
又患乎用之者違其長元定跡弛蹕厲取求於人者既
疏而人望元定者乃槩之拘儒曲士毫髮弗少貸焉此
其遇合之難而卒窮以死也元定讀書最深到喜遷固
韓蘇文日不釋手其為文氣視張皇馳騁反復觀者洞
心駭目如萬馬爭場武夫悍士猝不可得而馭也其為
詩師杜子美倣其諸體悲壯沉着五言律蓋近之其尺
牘長者數百言短者五六語無不警絕兼之字畫道勁
海內人與之通徃來者每得其一劄爭相傳誦蓋元定

能事臻妙者尤在此也喜交遊後生及門者皆折行輩
與之傾倒肺腑揮金飲客馨索無愠色遇不合者輒厲
聲擯之于坐善元定者多危之元定處之漠如也卒之
曰戒其從子曰璜余平生故人完好者唯儲君我即死
其徃請銘璜來以告嗚呼予何能為元定銘且又安忍
耶為之序曰元定初名傑棄官後以字行其先為太平
繁昌人貌豐而皙眉目瑩爽可愛幼隨其父先人主簿
公政官汶上故語態悉類北人母吳孺人老尚在娶于
氏生二子長曰鳳翔早死次日養浩妻某生子一曰同

仁女四人春秋四十有六以某年月日葬某山祖塋之
次有詩文若干篇稿藏于璜散逸者尚多知元定者必
為之彙編也嗚呼科舉行而古文廢非一日矣元定崛
起時輩中天資豪銳不餒不懾直前以古人為師可謂
難也已今人枚指其細故欲併而棄之要之得失終不
相掩也今歲元定以家乘來與予言近讀老子孫吳書
益見古文高處又曰讀朱晦翁集其文章議論興之當
低頭拜矣嗚呼元定於是蓋將易故而即新也孰謂其
遽死此余所以重為之惜耶銘曰孰艱其行孰隕其名

斂其英華壹文以鳴彼蚩者缺我已得羸伊銘之故哀
靡有成

嚴雙洲墓銘 王維楨

監察御史嚴君者朝邑人也名天祥字叔善以所居望
仙觀在洛渭二水之間因號雙洲常稱以為人能修潔
其躬比於洛渭斯可語士矣以故嚴君修謹平生無滂
節辱行矜然若處子云嚴君中嘉靖甲辰科進士除為
山西絳縣知縣既三年徵去一錢不着于身去之日父
老遮道攀留者以千數嚴君持法不假借常約束吏胥

竟嚴子去競、不敢縱以此百姓戀之已酉選為四川道監察御史居三月嚴君忽鬱、不樂或問嚴君曰君官御史何不樂也嚴君應曰官御史可樂今且責我以能官樂乎吾亦有所覽觀思慮夫鸞鳳鷹鷂各有所稱皆着其能吾將奈何是以弗樂也久之嚴君病嚴君父曰克黼號直菴母李氏弟天祐舉人嚴君生而孝友六七歲時李嘗病罷食嚴君跪而進食不食輒泣食乃起一日天祐病嚴君身奉湯藥夜三起問之惟恐其弗聞也嚴君病在京師直菴公聞乃跨馬馳來視病留天祐

事其母李是時六月大暑嚴君相見泣曰噫公何觸熱為也見病固無害殆傳者誤翁耳尋問母李及弟天祐語刺、惻、淚數行下移時不止直菴公居月餘而嚴君病少間歸既歸乃復遣天祐來視而嚴君病忽劇遂卒天祐來不及訣才數日耳天祐撫棺痛哭曰嗟天乎吾兄何負而遽令至此乎嚴君配曹氏無子有二女皆幼皆隨居京師天祐乃扶櫬載嫂若女俱還以庚戌三月十日葬嚴君于望仙觀之東從親新兆也其後一歲餘曹氏坐哀毀亦卒天祐啟其窆與嚴君合焉初嚴君

且卒也曹氏提二女伏林哭嚴君亦哭有頃戒勿哭徐言曰吾視吾弟厚吾弟視我又甚謹必不令若等無依也吾死而還骨於家具告父母以天祐之次子先恭為吾子立之於是直菴公竟與立如嚴君嚴君舉進士時余識嚴君於稠象中敬之既嚴君為御史病卒余與長安人王給諫子舉偕視棺斂哭之成禮然後去已而天祐至遂請王給諫狀其兄之行携而同乘吾門乞銘倉卒不能應去越三年而余遷官南都便道還華下天祐渡渭造請者三泣曰先兄所不瞑目于泉下者獨竢先生一言耳幸以慰死者而絳縣人又言嚴君方在絳縣時恒以役至夏縣道經傳說祠側嚴君必入拜徘徊瞻顧有曠世相感之思焉一日復過屬有急不得入拜憇其側短亭中坐見二青衣持檄伏堂下白云傳丞相要公嚴君謝不往顧左右賜使者食左右寔無所見以為嚴君作鬼語然不敢詰第應曰食使者矣嚴乃語二青衣還報傳公異日者竢我為御史乃往矣言訖就寢頃之寤呼左右大驚汗出述夢中事左右白云自未寢時有之非夢也嚴君默然戒左右勿泄卒而從行者始傳

生一言耳幸以慰死者而絳縣人又言嚴君方在絳縣時恒以役至夏縣道經傳說祠側嚴君必入拜徘徊瞻顧有曠世相感之思焉一日復過屬有急不得入拜憇其側短亭中坐見二青衣持檄伏堂下白云傳丞相要公嚴君謝不往顧左右賜使者食左右寔無所見以為嚴君作鬼語然不敢詰第應曰食使者矣嚴乃語二青衣還報傳公異日者竢我為御史乃往矣言訖就寢頃之寤呼左右大驚汗出述夢中事左右白云自未寢時有之非夢也嚴君默然戒左右勿泄卒而從行者始傳

其事由是觀之嚴君甫為御史輒鬱：不樂者蓋斯念
哉彼其稱憂不能官者托說也嚴君生正德甲戌十二
月十六日卒嘉靖己酉十一月十九日年方三十六耳女
一許字樊氏一又天蓋重可傷悼焉乃為之銘曰人生
而良惟神亦慕翼：嚴君傳要于路傳跨箕尾嚴乘烟
霧翱翔九虛以遊以娛彼象弗知嘆息驚顧杞梓俄摧
驂駒窘步我解以文刻置新墓有來觀者茲石可寤

劉涵江墓表

王慎中

嗚呼予何忍表劉涵江公墓哉辛丑歲予與公同罷河

南叅政予方倨侮自恣馳書於公約遊淇水王屋太少
二室武當山相携而歸公慨然徑歸且報書曰君報罷
猶出內批孰不知為權重人所為如吾誰當為明者吾
歸矣不能從君游且宦其土方見罷而又往遊焉得毋
太作意乎予時已至淇上徜徉百泉蘇門之間愧公之
言徑趨安陽訪故學士崔後渠先生談數日亦遂歸不
復至孟門洛陽矣嗟乎公達人也既已罷矣何必使人
知其為誰所為者而公報予書其言如彼公生平約已
守官儉薄瘠苦獨蹈人所難要欲以見於世而今猥與

不肖同罷宜其不能忘也嗚呼悲夫予何忍表公墓哉然公已沒世子卒以悲故不為聞誰當明公者予又何得不表公墓也劉氏故莆之涵頭人祖均長仕元為漳浦縣尉因家之當文廟時有仕為宿州知州名觀者有能更名寔公高祖再傳為封南京禮部郎中公淵公之父也即中公娶封宜人周氏公名友仁字是成原所由徙故號涵江以示不忘其始以正德甲戌進士始授南京戶部主事轉禮部主客郎中遷知廣州府以母喪去職起為衡州以材調廣州遷湖廣布政司左叅政遭郎

中公憂起復為浙江右叅政調河南叅政撫民南陽其為^{戶部}監淮安權稅及持節徃使湖廣理賦督發其滯逋以填京庾權稅故毛細易汚為之者徃：矯厲苛核皦其跡以真自免督賦所臨過皆藩郡大吏至者輒弛懈不欲急懼見為觸公在淮安尤簡易與商為便督賦故嚴密鈎剔滲匿不以藩郡尊鉅為忌二事以集竟免汙跡亦卒未嘗有所觸黃州江漢經流之衝民蹙政煩前守日夜治文書應賓客寢食不得休衡州在山谷深奧處田野饒足即中常暇豫因習為偷公而易其俗為張

宜為黃州政每閒尋周瑜破曹孟德故處酌酒吊之與客泛舟娑娑甚適日與諸生考論術業第其得失獎飭之文用大振比公去而以文奮為時名流者項背相踵皆公所教士也衡州置郡南嶽之下顧未嘗一遊而設約束布條教起民之窳雖在郡日少恩施未洽而精采有加焉湖廣浙江叅政主督版冊財計而南陽主撫民公為之皆有體人謂治版冊財計宜為米鹽公獨踈目潤節顧絕無漏失撫流逋多以寬捨致安集而稽察誅賞公用之不少貸唐鄧之間益用和懷其所治各有以

自得如此而其尤難在廣州嶺南土廣民象莫如廣州且據會者部使者藩臬監司所治人性各殊難於齊調即於其時賢貴人在朝最有權望鄉里多附麗之者強則折而弱則靡公持其間而免焉蓋其尤難也公平生廉謹自好居官所至不以細如毫毛或苟而有取其於人不為苟與性尤濶直朴率無機數曲節既無以買名譽寄援汲而居官輒得賢聲官輒起由其廉謹不取雖有憎惡者不能加點而然也然在浙江為言者所論在河南未幾卒以罷歸則以寡聘遺簡將迎雖其廉謹而

終不足以勝憎怒者之勢也嗚呼其可嘆也夫公沒二
年既葬其子祥鶴持其族昆約齋中丞公之狀與林二
山中丞公之銘謂予曰願有以銘先君者予主廣東辛
卯試事公屬在廣州共事院中留都主客為郎覽壁中
陷記摩沙題名得講其風美最後同為河南叅政又同
罷也其言宜可信于是為表于其墓曰有以自待者必
不托于人于人無所托則其享于世亦不能遂彼所謂
自待者皆矯強鷲卓特已而卑物竒跡以鷲象其不能
遂意于世固其自待者所自召與公誠無所托於人而

任質徑情貌恂而詞幅非期與人為異有所戰薄於才
鷲聲角之場者所遇竟若此何也豈材與不材之間固
其所難處耶然公終始所尚無少異而始見為賢終以
得罷予又以感夫世尚之變蓋三十餘年之間而仕者
見容之難易其可觀矣

陳東莊暨配黎氏墓表 王慎中

南海處士陳公名瀛有德而壽其在毅皇帝朝令天下
入粟寔邊酬以冠服翁首應令入粟而不肯冠服有司
以令格強與之翁乃冠服嘉靖改元優詔養老而翁以

年七十以上有行義受冠帶復其家厚給酒食綿帛如
詔旨既老且榮為州鄉長者其家又殖而子孫蕃茂
婦盡得名家子尚書湛甘泉公道德學問為一代宗工
呼翁為舅翁配黎氏與翁偕老娛嬉一門之內和氣旁
皇翁不惜以錢予貧人而好教人以善黎氏能諭其意
而力佐之鄉人無親疎少長咸歎陳翁夫妻兩人之賢
而重歎其福然翁自少時始脫州童即邁家禍同里鍾
姓者興巨獄以構陳氏獄事初起如燎揚于原勢不可
嚮翁挺身就逮誓不以難蒙父兄父兄愛翁不忍又患

其少弱不能與仇為理公不為止榜笞楚毒甘若食飴
繫獄十餘年無幾為悔沮色為同繫者所覘同繫故仇
猶嘉翁之義而伏其壯竟得理出方翁繫獄自謂不出
父兄竭力營救雖冀其出然不計何時故翁在獄屢以
意告父兄使辭黎氏之婚父兄然其意辭之黎氏黎氏
父母亦然所辭且為其女謀別選所歸黎氏矢死自決
曰以身許人當其有難而背之不義出不出未可知不
冀其出而先以不出絕之非人所為吾有俟之而已翁
既出而黎氏歸翁嗟乎此兩人者其於義可謂堅苦卓

偉者矣予觀先生^五制為少儀教子弟之少者使修其職以事父兄其詳在於撰杖屨扱帚箕奉席執几帶觴佩礪極卑而甚勞以為少者之事足以能此而已至于蹈義發憤赴難而不悔禦侮而能勝非童子職也魯人欲勿殤童汪錡而仲尼以為可也君父之難又何擇焉兵刑之死其死一也翁之不死固有命焉若翁之事是先王所不敢責世之子弟而孔子深以為難者也至于婚禮納幣有吉日而壻之父母死猶以不得嗣為兄弟使妣致命禮之教人非為偽也有其辭之則女家亦有可

許者矣父母之喪其節有數其釋也有期先王謹婚之時而重於廢人之道猶有辭之：禮焉推此義求之則壻有陷辟之凶縲紲之免無期而衿帨之申難俟其不得嗣為兄弟宜先王之所許也而黎氏之志如此豈尤不可以為難哉嗟夫使世之男女皆如陳翁夫婦兩人則豈有擇便苟活後君親之患與夫中道相棄婚姻之道缺而夫婦之恩薄者哉予謬以文名當世好求當世行事之可列者見於予文使不泯沒陳翁兩人之事固余之所欲著而請予文者又翁之孫泉州通守陳君也

君以文學為吏其政事不俗而有名士賢人之風顧獨
 深好余文余既雅慕陳君於陳君所欲誠不敢愛顧余
 所能獨有文字而君所欲又在乎此故為之論著其祖
 父母之行使歸刻石表之墓上以慰其顯祖之思焉

明文海卷四百七十二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墓文四十一

雜類

張鴻臚墓銘 歸有光

嘉定之南有地曰南翔張氏世雄其土迨適耕翁力田
 積居家至不貲翁長子早卒次生君少學進士業入太
 學一試秋闈不利然翁家既饒以貲奉其子游京師君
 又才雋諸公貴人皆樂與之交以選為四彝館譯字生

除鴻臚寺序班鴻臚所選用其屬綺紉子弟君于其間
侶自將寺中號為閣老序班每朝會臚句傳多舉不
如儀者輒引去治罪久之乃陞為司賓署丞奉使至邊
搗軍歷太原雲中雁門兵官皆戎服執索健負弩矢迎
導從士數百人儀衛甚盛以登五臺山觀清涼寺人以
君為榮既竣事南還丁外艱服除赴官逾月又以內艱
還時海上有倭奴之警君家最邊海上數跳身遁常以
天子仁聖稽古右文制札作樂殆歷三紀天下和洽四
裔向風日月之所照莫不賓貢奇琛瑋寶呈表怪麗絡

繹于館候無歲無之君時在司賓親見其盛矣一旦窮
島小彘懸度大海來為侵盜使江淮千里之間靡然騷
動每言及常憤邑數為大帥運籌策帥亦奇數從君問
計會君亦已服除賊勢稍解將治裝北上尋病不起時
嘉靖三十四年九月二十四日也年止五十六君之奉
使也以二親老在京師殆逾十年因晨夜馳歸省之已而
連丁內外艱中間一至京師坐不及安比服除京師貴人
數以書促之竟不能至而卒人以是惜之君諱梓字子道
曾祖某祖某父某是為適耕翁以君貴封鴻臚寺序班母

某氏封孺人子男一人善鳴女二人長適嚴治次適丘權
皆某孺人出也側出子一人二元尚幼張氏先未有顯者
自君始登朝著而從父弟懋最後乃登進氏烏善鳴以其年
十二月十二日塋于某原來請銘曰吁嗟張君志高騫執
法殿陞何肩之象胥之職嘗優閒從容日見王會篇歸來
滄海波濤連毀瘡苦山厯二艰永矣長逝無比轅用之
不尽彼蒼天留其餘者遺後賢我為銘詩刻其元

趙汝淵墓銘

歸有光

宋熙陵九王子其八為周恭肅王元儼恭肅王生定王

允良定王生安康郡王宗絳安康郡王生南陽侯仲鑑南
陽侯生處州兵馬鈐轄士翽士翽始遷嚴陵士翽生保義
郎不玷又自嚴陵徙浦江不玷生三觀使武經郎善迎
善迎生武翼郎汝保汝保生崇侯自定王以後至崇侯
始失其官為士庶崇侯生必俊必俊生良仁始自浦江
徙吳今長洲之金莊也良仁生友端友端生季永季永
生同芳同芳生猷生四子瀟潛深濱潛者汝淵諱也
汝淵于兄弟次在二授室于崑山真義里朱氏汝淵年
六十有六卒嘉靖四十二年十二月某日朱孺人年五

十五卒嘉靖三十八年正月某日生子男一人世貞孫男四人和平和順和德和某皆夭最後生和敬孫女一人其葬以隆慶二年十二月某日墓在長洲之某鄉宋自青城之難王子三千餘人盡為北俘其散處四方僅有存者若周王之後以詩書世其家故譜系頗可考其在長洲同魯其賢者也同魯於汝淵為再後父汝淵夫婦孝敬脩士人之行世貞方將以進士起其家世貞子子先妻魏氏內外兄弟也故扁余銘曰宋失維城宗淪于鼎哀哉重昏鼎折覆餗不仁之殃逮其九族存

者子遺迹竇而延恭惟肅王當世稱賢宜其孫子百葉以傳宜君宜王今為士庶亦修于家魚菽以祭曷以銘之不愧其世

從叔父墓表 歸有光

歸氏世著于吳自唐天宝迄于同光百八十年以文學科名為公卿侍從有至令僕封王者吳人至今紀之宋咸淳間湖州判官罕仁居崑山之太倉項脊涇洪武初徙今附城須浦上六世之坟墓在烏叔度逃難走夜郎邛笮間有神人來迎將之宜興徐文靖公為之作傳叔

度再世為我高祖諱璿承事即生我曾祖諱鳳城武縣知縣城武公三子長我祖諱紳仲叔祖諱綬季叔祖諱綺府君仲之子也諱格後再諱于德字民從弘治間曾祖父母與叔祖一歲中俱亡府君少孤吾祖教之後常依季叔祖以居息勤撫育二父之功為多其後吾歸氏之在海虞白茆浦者兄弟皆修學延致府君府君遂入室以行白茆蘋江海府君築居田野中四望寥曠每秋風落木慨然首丘之感然去歸市隱：莽蒼間歸市諸兄弟家也時々相過從會集府君是以喜曰吾居此殆

不之覺然之音也府君雖在海虞界與宗叔諫猶籍崑山博士弟子歲皆有未廩之養諫復推其半與之蓋白茆諸父兄弟三十餘年睦友任恤之義可尚焉然性曠達高簡獨以宗門相依他無所屈也嘗與入友善後其人貴顯終身不見其面有所得飲酒輒盡以是不能為家而少有異稟讀書過目輒成誦能日寫經義百篇人見其芸所事學而藝甚習數試不第會督學御史牒至府君當貢博士有所私持兩端上請御史墮其計遂以府君為次還至揚子江大風雨連日不得渡忽感疾腹

張池痢府君母龔氏青縣教諭紱之女山東左布政使
 清惠先生理孫也家世科名府君少隨諸舅計偕北上
 至是歎曰吾少從舅氏觀都邑之盛官闕官者銜銜至
 今歷：記之天子致治中興建明大典教事及脩禦外
 國吾方壯年不得有所試今老矣且將一望闕廷而竟
 不得往命也夫府君卒于嘉靖三十八年某日年六十
 有五娶張氏脩武縣知縣謙之孫卒于嘉靖三十年某
 日年六十有三生男四人有恒有倫有守有徵孫男四
 人士弘士毅士和士達城武公墓在頌浦上先祖妣及

仲叔祖父母祔左先妣先姑祔右先姑以下去餘地故
 為新塋海虞禹歲涇之陰南去白茆浦百武礼公子始
 來在他國者後世為祖謂之別子明有始也又曰去國
 三世爵祿有列于朝出入有詔于國若兄弟宗族猶存
 則反告于宗後明不絕也嗚呼宗門衰落吾叔父竟羈
 窮以死能不為之悲慟哉其葬也叔祖曇以下皆自崑
 山往哭之同學諸生上其行于有司友人陳敬純斂賻
 贈而弟學顏助葬事尤盡其力云

吳文墓表 唐順之

文字之變于今世極矣古者秉是非之公以榮辱其人
故史與銘相並而行其異者史則美惡兼載銘則稱美
而不稱惡美惡兼載則以善為予以惡為為奪予其奪
並故其為教也章稱美而不稱惡則以得銘為予以不
得銘為奪；因子顯故其為教也微義主于兼載則雖
家又里巷之碎事可以廣異聞者亦或採焉故其為體
也不嫌于詳義主于稱美則非旁臣烈士之殊迹可以
繫世風者率不列焉故其為體也不嫌于簡是銘較之
史尤嚴也後世史與銘皆非古矣而銘之濫且誣也尤

甚漢蔡中郎以一代史才自負至其所為碑文則自以
為多愧辭豈中郎知戾于史而不知戾于銘耶然則銘
之不足據以輕重也在漢而已然今又何恠余兩為史
官皆以不稱罷而姻戚間里以其嘗賦史故往；以銘
辭見屬嗚呼試點檢前後所為銘其如中郎之愧辭者
有之乎云也余進而位于朝不能信予奪于其史退而
處於鄉不能信予奪于其銘是予罪也雖然予奪非予
之所敢也是以欲絕筆于銘焉其或牽于一二親故之
請有不盡絕者則謹書其姓名里宦系世卒葬月日此

外則不敢輕置一言雖不盡應古銘法亦庶幾從簡近
古之意焉墓有銘有表亦銘也今予所為表者是維
按察司昭磨吳君之墓據君之族孫進士禎所為狀君
諱文字從周號鯁齊世為無錫之間江人大父諱某云
云君少讀書為邑諸生後援倒入太學凡兩試不中第
已而選福寧州幕官陞山東按察司昭磨不赴任遂乞
致仕家居凡幾年病脾一歲卒嘉靖某年月日也年七
十有五墓在閭江第二灣祖塋之次葬以卒之又明年
某月某日將葬君之二子志慰詣余請文而君族第從

夏寔為之先二子且致君遺言曰吾死汝必于唐太史
乞言焉從夏為吾母任宜人後母之弟其人恬靜有守
余稚童之故其為君請不可辭而余嘗兩會君于京師
其氣溫然謙厚人也始改官而乞身賢乎冒競不知返
者君之遺言又如此嗚呼君豈以余不能為愧辭也乎
故余叙所以不敢輕為銘之說及所以銘君之故而謹
書君之姓名里宦系世卒葬月日為文而授之志慰使
饒諸墓上

金此川墓銘 卯元標

金隱君者永新人也名統和字太乙別號此川終萬曆辛丑距生嘉靖壬午稱八十翁矣有子光弼為世名士泣而告余曰光弼稍知慕古皆先大人力先大人日昞盻期光弼成不啻農之望歲而今已矣乎所不朽先大人泉下者惟先生是賴即子嘗心知金生而又閔生之不遇也敬諾之序曰金故永新鉅宗云其先為休寧汪溪里人高皇帝下金陵駐新安樹旌幟白者民而赤者軍金之先有彥恭者遂立赤幟後余總兵鎮江西留成永新世為永新人數傳為石崖翁石崖有子曰忠江君

忠江君有子六此川公其長也公幼負奇氣十歲覩石崖翁倩人作書公內自傷慚遂發憤閉戶讀書不輟石崖以註誤置獄有沈令者物色公于獄中遂與定交問公曰有子學乎曰有孫見公于沈而沈大器之公終沈身不出試沈去乃出試而首諸生公之為諸生也最有名顧奇于數至六十始謝諸生籍非過矣石崖翁有西昌理公從跣赴訴崎嶇巖谷中者曰二百里歸而覓舟扶石崖翁歸夙雪皚皚為翁禦寒具者備至是時公年尚幼也翁曰吾有孫如此更復何憂石崖翁死所更娶

梁孺人者公事之二十年如一日終不以异祖母故而
有二心忠江晚而病痿公事之萬方將終口囁嚅欲有
所屬公跪曰大人得無心季弟乎忠江公首肯公跪曰季
弟吾弟也所不如大人者如日忠江悅而瞑卒為季完
娶如礼所以撫諸弟綏和繼和者有無典通即諸弟不
能尽心公不計也祖妣劉氏已久而公以夢徧告家人
曰地不吉諸不信開視之久為水浸矣公獨礼葬之讀
書在古寺夜有如門聲者公視之無有晨迤遷郭外寺
矣此兩者或曰公神故通則有神物預告之公异人

耶鄒子反覆公狀而有遐思焉吾吉敬哀揚其親者其
先人足未躡講堂耳不聞良知何似其子嗣輒連篇累
牘以為其先人學于新建有聞若曰舍是無以追崇其
先人者問其禋躬又多敗闕公不聞哆談何若而所敦
惟孝慈友義節烈事光弼于道浸不作章句尋討其
狀公亦絕不如世之哀顯其親者矣批公倫常事彼誠
知倫常之即道也然予問公之鄉人亦謂公嫉惡過嚴
且多隱行有光弼所不及載者予聞之益喜無愧辭矣
嗟乎彼謂新建未入吉虔時吾郡遂不聞道乎無論諸

顯達者隱德名儒老于牖下不汲近名如公等者蓋班班可數已子惜吾里人以求名之心求近道而昧于曠識也公父子間得予心矣銘曰其心純其行向隱士耶天民耶有子而文公志其將伸耶世好以良知尊其親者聞予言亦可以破迷津者耶

明魯山主簿吳公墓表 趙南星

吳公以壬寅八月往為魯山主簿至癸卯二月卒于任其士若民無流涕哭輒北歸無不設祭遠送鄰邑會見之者無不歎喟以為天道不可知云吳公名尚綱別號

望峯世為神武右衛魏家人口父曰希康家始富有田七十頃公少而讀書為諸生父老以家委之乃入貲為太學生修父之術世其勤儉田多至百餘頃居家孝友父早歿典弟尚朴同居金錢由其手絕無私藏為弟入貲為鴻臚鴻臚病狂易所以瘳之者萬方不效則為之立真武廟于所居之西南蓋鴻臚嘗至其地書曰可作真武廟公遂因其意廟為歛以獲福祐竟不起子文藻甫離襁褓公慈之如子及長析箸悉以好田宅與之公溫仁謙謹見者知其善人也福人也姻族隣里之貧者

以告即賑之無怖色貸即予之負亦不言凶年所全活甚多歿不能葬者為葬之無墳者割地予之其不逞之徒或恐嚮詐騙公皆如其所願未幾有敗者終不以為快以是愈富人愈稱之公初無仕進之意晚年乃曰吾亦將出而稍効職業以行吾志矣或曰作官勞曰吾居家亦殊勞恐州邑小吏猶間也遂謁遼得魯山竟鬱鬱而歿蓋是時令魯山者為杜和春老而貪其貪又世所希聞受取無所不至能為贖銀恒衲衣脫冠皮冠覆頭及面有孔露兩眼手自鼓索其黠永之藥取諸婦

人褻穢處娼家大擾銀成以收買市中諸物送之其家每典直四分之一又贖銀民無不唾罵詛咒者然上官以其起甲科左遷又相識多皆佯聾民無可奈何吳公至今歆吳公如往時主簿管錢穀多收羨餘益其囊篋公不敢加毫釐又歆急于完後者扑治之公不從訟不論曲直皆罰鍰不即歆者扑治之公惟論曲直又不罰曰吾民貧吾不忍也令則誓以主簿不任事公乃仰天歎曰今天下一千百有餘縣而吾正得魯山遇此老而突歆者何哉無何疔發於頰而歆公歿後為大

計之歲百姓皆發令貪婪事告之上官計偕後告之者
 猶五十餘人點承之事聞于長安談者無不絕倒乃始
 罷官以去昔班叔皮續太史公書載鄉里人以為惡戒
 以世所公惡不容避諱况非鄉里者乎余是以表吳公
 之墓書魯山令事吳公在魯山僅五月而民思之公沒
 而民以公憤告令去公可謂有功于魯山矣官之賢不
 肖固不在崇卑久暫哉

青世然
 夢寐
 德之福

明文海卷四百七十三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哀文一

雜類

元末七人哀辭 汪仲魯

至正十六年乙未八月丁丑長鎗將鎖南班陷宣城前
 嘉議大夫禮部尚書汪公死之或謂公告老間居為日
 已久可以無死嗚呼是豈知公者哉忠誠之存靡間今
 昔不死則辱在亡皆是况宣之城守得完數歲無遺者

臬司守將惟公是咨迨城陷而公執義就死非邪是邪
頃見老成數輩與公同升於朝名望夙著一旦臨患難
隱忍幸生俯伏周旋勲名委地莫顧人指笑則公之死
是邪非邪仲魯與公同出唐兵馬使都虞候公嘗歸娶
源率宗族祭掃武口大田先塋過鄉里不以仲魯貧廢
而外焉茲已二十有餘歲公之行義卓卓載史冊惟公
之死閔乎世教不可以無言也遂為之辭以哀之其辭
曰天幽之以杳然兮日黯淡而無輝海氛騰而鱷蜃舞
兮河橫潰而瀚馳悲夫人有生兮委草木而同隨孰篤

信而秉義兮偉英傑之猷為惟松柏之孤植兮蹂羣芳
匪異姿霜雪慘而交墜兮色貞毅而靡虧嗟哉夫子兮
夫豈異茲間居日已久兮忠蓋猶一日也民皆君之赤
子兮城闔亦君之廬室也憂君之憂矢靡忘兮天穆也
猶咫尺邪民惟吾視瞻兮吾舍是而安適城之存吾與
存兮城既隳而吾將安匿死義以仇君兮殺身以成仁
中庭危坐兮曷有其身罵賊聲不絕兮惟志之伸嗚呼
哀哉揭日月以為明兮昭天地之常經彼偷生以全軀
兮類禽犢之冥也蒙羞被恥不顧憲兮及議先生以不

不必死世豈味夫公論兮錫文節之嘉謚敬亭兮清秋
雙溪水兮夾鏡流惟先生之高風兮邈山川之悠且些
吾文以教吊兮日西墜而雲愁

余左丞

武威余忠宣公名闕字廷心曩以色目第一人登第內
任翰林太常外官州郡省憲文章政事昭上在人耳目退處
金斗之青陽讀書一旦被命為左丞守安慶方危急之
秋即日就道撫其疲羸卒百戰抗賊誓與城存上凡幾
越歲終以節義昭史冊其傳即今翰林宋濂所撰昔公

僉憲浙東時見仲魯送戴瓌教諭三詩數見問故待制鄭玉

還自金華俾仲魯往見之殊蒙與許且言易之一經嘗

求得古書考索積思有年遂得見易中句畫出河圖洛

書自秦漢以來未之見今幸偶得之方將注述成書以

貽後世然未敢輕也仲魯再三舉一二疑難叩問但言

子且用工此經五七年後相見當以吾之所得者相告

非有隱也子必用工日久而我之所見者端確然後可

以面商訂爾不二三年而兵革革動海內不相聞壬寅

春上同安詢知有王無霸者專為騰錄所注易書因求

王生詢之無一字存亦不能識其一語向嘗見公答鄭待制及與江西友人書其語與昔之人無異旨痛哉故率諸友生理其塋墓而致祭焉為詞以哀其辭曰大江西來兮波千里而東馳皖山峻極兮鏤雲漢之巍也嗟夫子之真烈兮揭日月與爭輝歿也同安孤城兮抗巨賊越歲年兵食絕而援寡兮民之死而靡遷唐睢陽之張許兮論孰為之後先昔公之志于學兮夙忠貞以自許文魁先其匪議兮非古人吾誰與政事隨以昭兮辭翰恒譽處易深探乎化原兮妙達乎象辭之根謂經之

字字句句兮感出乎河洛圖書之文自秦漢以迄今兮人莫之見而獨吾有聞昔述注之良苦兮氓為未有傳也豈天之喪斯文兮抑神之秘而弗吾宣也悵金華之良宵兮那忘乎懇款之言也溯江流而西上兮羗徘徊乎古舒弔遺跡而詢故老兮酣百戰于城隅拭殘碑而灑涕兮大節堂之渠也城之南峩塚兮羞芹藻而薦芳風蕭也而蓬偃兮日黯淡而無光跪衽歛而載奠兮慨今昔而靡忘

鄭待制

師山鄭先生名玉字子美隱居講學善為古文或以黃犢駕小車人或笑之識者竒之嘗構精舍于里之師山其堂曰三樂踞岡為軒曰極高明集諸朋游討論春秋筆削之旨為之注釋曰春秋闕疑至正甲午朝廷用大臣薦遣使以翰林待制召先生起而拜命束書就道中疾作遂還山適大軍駐吾新安遭謗捕入郡不屈而死卒以節義顯名列史傳仲魯辱先生之愛者每過山下仰睇羣峰遺趾如昔草樹淒迷豈勝悲慨抽詞哀此敬酌一觴其辭曰溯練溪之寒瀨兮睇師山之崇崇仰

三樂堂之遺址兮森斧之之荒蕪念昔松篁茂鬱兮真堂構之方新及朋絲其來集兮濟冠佩之如雲翳先生之剛直兮懼師道之莫立也申義利之辨兮謂聖賢可企而及也春秋述而闕疑兮易經傳而有成鈞岑山之深峻兮牧西疇而偶耕方遊息而玩樂兮適四海之寔經詔倏降九重兮微待制于翰林宜彌亂之有策兮闡治教于來今過半途而遽疾兮還乎吾鄉故豈終不能以以有違兮孰若遂初心之遁歲慨浮雲之萬變兮豈不可測也名匪為身累兮義之歸乃吾責也情沉鬱而靡

申方蔽而莫之白也從容就死方吾心安而理得也吁
嗟先生既往方節義昭猶日星名存史冊而不忘方與
粵千古而彌馨徘徊茲山方採草木之羣榮酌清觴而
灑涕方惻林鳥之悲鳴

陳狀元

浚儀陳狀元名祖仁字子山壬午科以漢南第一人登
第廷對策忠厚懇切天下傳誦謂有漢意繇翰林編脩
遷太常博士以憂還京口辛卯春新安以首元哲高則
誠二進士書邀趙汙子常與仲魯偕遊黃山孜孜講學

不少輟論詩法甚詳別後數書相規勉期望殊切且言
天下將多事惟紹興風俗淳厚薪米易得約同遷于是
以待天下寧晏更以兵阻不相聞近觀史傳方知其
在朝議奏折奸扶危忠君愛國辭氣端確昭如日星終死
于義是故追悼之以辭曰瞻黃山之岿峯方三十六之
竒峯念昔陳子山方來躡仙子之遐蹤招予與同遊方
駕天風而戾止朝浴乎丹砂之泉方夕攬乎玉蓮之芳
藻凌天都之峻絕方以周觀乎八紘慨生民之庶富方
化殆漸乎四溟何風濤之蹴天方乃予違而遊乎蓬島

羣仙孰夫燕逸兮至于君豈同造舟顛覆而將伯助兮
終莫究其推墮大厦勢已傾兮壞夫豈一木之能支九
廟棄弗顧兮輿翠鈿以自隨君徬徨將安適兮當奉主
而北馳成敗詎能計兮矢吾心而靡渝恭執事兮登載
車排國門而出兮死生與俱竟殺身兮委骨丘墟皇天
鑒厥精誠兮魂昭陟乎帝之居曾日月之幾何兮丹青
著其名譽披史傳而長太息兮悼往昔之無已軒轅峯
猶萬仞兮倚寒空而遙峙哀見君而不再得兮颯秋風
之夕起

程禮部

前禮部員外郎程公名文字以文辭黜南生吾邑人也
孝友純至獎勵後進不倦蚤遊燕文章行義為諸閣老
所推許然安分恬退不務進取中歲始為郡博士任懷
慶滿考來京師適賀相當國人有薦公于賀者乃求公
文余廷心貢秦甫就公索之堅拒不與二人索之朋友
得數篇以進賀相焚香拱讀稱嘆不已遂有翰林編脩
之命選除御史轉任禮部賈賞天台方氏還會稽之錢
清僧舍道阻不克歸一日張氏遣使迨紹興路官以厚

禮來饋公堅卧不顧既而兵四集乃往杭主貢泰甫晨
謂丞相達識帖木兒還卧疾張氏之為平章者就謁公
擁衾面内卧不回視遂移卧西山僧寺一日疾果篤召
泰甫而諭之曰吾以累子埋我茲土勿為塚可也泰甫
為主其喪矣後大軍至墓皆被發惟公葬所以不塚免
丁未夏魯與邑人汪炯之抗往西山求公墓勿得還西
湖書院求所刻文集讀之不勝悲慟遂哀之以辭曰萃
材兮棟樑美輪奐兮廟堂翬飛采綉兮跋翼而鸞翔公
之文擅一代兮諸閣老誰與頡頏進不競榮寵退兮烏

與心修藏賀相喜文繇我知兮劃乃徵吾文章豈溝中
之斷棄兮尚可取而青黃郡博士嗟久淹兮一旦致身
乎玉堂我勇冠兮馬行桓桓官禮部兮仰倚日月之清
光倏航海而南兮老將旋予之故鄉天台險絕兮留會
稽而徜徉病少駐乎錢清兮張胡為乎承筐有將卧不
面顧兮勵貞節吾何敢忘兵革四集兮遁西北其孔良
輿疾逆往兮吾願瘞骨乎此阮貢公素相友善兮託之
斂以襄悠悠天地兮吾終焉其允藏嗚呼陟吳山兮遊
鳳凰江山如昔兮蘓堤夕陽求先生之墓而敬弔兮姜

露草之荒也及湖西而容與兮披雄文于穎序奉讀而長嘆息兮浩海濤而飛霜

王進士

王進士名銑字伯恂吾婺源之範溪人宗奉使昂之裔也才思俊逸人夙推服甲申領江浙鄉薦丁內艱戊子春試春官擬置魁選或以帝車賦黜之既而自悔其誤交相咎責訪問謝過薦為翰林編脩辭以親老而歸壬辰蘄黃寇陷饒徽癸巳夏舉義設策應官兵以復郡邑退則誦學于鄉里乙未冬寇復至乃應樞密院判哈迷

之招徃德興見之還喻巨室胡伯振從義寇覺之臨難不屈死之伯振亦遇害嗚呼如伯恂之峻發超邁人固罕及而終死於義其可泯邪仲魯既不揆而銘其墓復為辭以哀之其辭曰冰潔兮日輝古鑑懸兮絕纖翳才華天造兮人力曷施清波芙蓉兮匪雕飾乎聲詩文不加點兮夫豈讓乎衡為才美信若是兮行義虧又何貴學與文尚有逮兮孰知先生之死義雪慘裂兮草枯而風利原濕求而斂殞兮有宗同之諸昆季堂封深固兮樹森鬱乎阮臯湛范露而重省兮悽猿鳥之悲踈空山木葉兮聲蕭

騷靈爽英發兮惆愴薰蒿墓銘有碑兮將鐫置乎岩坳
徘徊而不能去兮我心切兮日荒兮而雲暝兮兮激松
風之怒濤

朱縣尹

遂安縣尹朱倬字孟章歲辛巳領江西鄉薦登壬午第
授某州同知以憂家居服闋授文林郎遂安縣尹庚寅
同考江浙鄉試既出院會于掾郎葛元哲之坐因詢仲
魯詩經無封靡于爾邦義作如何破題答曰已在孫山
之外夫復何言元哲曰此友非特義高賦尤高一破自當

首薦因誦曰崇德報功之典賞延于後世修道全德之
化法本乎前王詠嘆之至者感慨之深也孟章愕然曰
此篇已錄全文在卷中諸公同擬作本經魁竟尋賦策
未見移文謄錄彌封所亦對字號不同誰不惜之且索
角端賦元哲曾錄之出與之觀三復擊節稱嘆元哲又
曰此公志存乎古人之學得失不掛念由是孟章相與
游情義甚至且與李廉諸公皆來相見因約來春過遂
安明年春仲魯往留一月嘗自嘆曰倬登科十年未露
寸祿其命也夫仲魯應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故君子

行己立身惟安義命不以外至者動其心也孟章殊服此言壬辰秋寇繇開化趨遂安吏卒逃散孟章大書于坐曰生為大元臣死為大元鬼禍患從天來不死復何以乃坐公所以待盡寇以邑虛無人而焚之火達廨舍乃赴水死後竟無傳其事者可哀也哉追以辭其辭曰疾風兮草萎勁節兮靡移翳遂安之賢尹兮屬真搃其匪虧邑小而荒僻兮氓其蚩亡令初下車兮即興學而誦詩夙夜孔勤兮化洽而民熙一朝寇忽臨兮靡兵備其孰禦民駭而卒逃兮誰與獨處寇豕突茲邑墟兮劃

烟燼其棟宇予執死不二兮天明明其吾與風披簡冊兮矢致身乎忠良况瓊林之燕集兮堯舜君民之有望憶武林之嘉會兮豈徒事彼文章行與義之有在兮望聖謨之洋洋歲忽亡其已遠兮心耿亡其莫忘川悠亡而波逝兮山靄亡而雲驟思賢令之不可見兮長向風而哀傷媵修之不可渝兮發斯文之耿光亂曰學端以粹質之純兮顯擢甲科名譽臻兮十年未祿笑命之屯兮牛刀小試絃歌陳兮变故莫測奚衛我民兮之死靡忒惟志之伸兮是謂殺身以成仁兮

哀志士辭 宋濂

竒俊之士無世不生特時人弗識之或識之而弗能用
或用之而弗能盡其才所以聲光不流于當時事業不
白于後世予竊悲之庚寅之夏因覽元好問所錄入之
諸儒自辛愿而下凡五人見其氣節剛方言論磊落實
所謂竒俊之士也雖其行事或未能無過終非齷齪
陳腐歔_上不振者所可異其萬一然恨其有志而不能
遂也因擬其大畧隸于各人之下又從而哀之以辭辛
愿敬之福昌人年二十五始知讀書音義有不通者搜

訪百至必通而已_後由是博極羣書且善于文辭尤以是
非黑白自任每讀人詩必為探原委發凡例解脉絡審
音節辨清濁權輕重片善不掩微類必指如老吏斷獄
文峻網密丝毫不相貸雖貽人怒罵不恤也性疎宕不
脩威儀貴人延客愿麻衣草屨足脛赤露坦然于其間
劇談豪飲旁若無人家甚貧衆雜傲_上張待哺素負高
氣又不能從俗俯仰其枯槁憔悴流離頓踣一假詩以
鳴雖百沮之餘其耿_上自信者不少變元光初李獻能
元好問在孟津愿往見之獻能為設美饌愿放笑嘆曰

平生飽食有數每見吾二弟必得嘉食明日道路中又當與老飢相抗去矣會有一日辛老子僵仆柳泉韓城之間以天地為棺槨日月為含襚狐狸亦可螻蟻亦可耳聞者悲之辭曰天生爾才胡不汝騁麻衣如墨下不掩脛下不掩脛不過寒我上食無所我生其可水豈無藻山豈無薇苟非吾有吾敢采之市魁屠伯彼豈無食我腹雖虛我腰肯折抱節而終我則奚憾烏鳶螻蟻上下何辨爾貧固甚爾守則多不義而富其如爾何李汾字長源平晉人曠達不羈好以奇節自許避亂入閔心中

無一人敢與相軒輊者元光末用薦書得從事史館從事職名謂之書寫特抄書小史耳汾素高亢不肯屈世乃今以斗食故人以府史畜之殊不自聊館中諸人又多新進小生史家凡例或未能盡知就其所長有不满汾一笑故刊修之際汾在傍則畜縮慘沮握筆不能下汾正襟危坐誦左丘明司馬遷文數百言音吐甚洪暢誦畢頷四坐曰看秉筆諸人積不平乃以嫚罵官長訟于有司証左相半踰年不能決右丞師中遣東漕掾置酒和解之尋入閔驅馬來京師日以馬價佐歡道逢怨

家則畫地大數而去會恒山公武仙在鄧汾徃說之署
行尚書省講義官既而叅知政事思烈與仙相異同俱
汾言論遂害之汾孝友廉介過人者甚多寧寒飢而死
終不作寒乞聲向人又善為詩清壯磊落有幽并豪俠
慷慨之氣人以是稱為辭曰奎星光光今何其昏大河
東流連恤無人金匱石室藏我冊書豈伊羣兒所堪
穢之我言弗信弗信從汝丘明雖鬼其文不死既不我
嘉覆謂我借我視我觚有淚如霰黃霧四塞黑白誰分
彩鳳無華山狸有文悠々蒼天曷其有常自古莫不然

爾又何傷劉昂霄字景元一字委房陵川人聰敏絕人
或戲取市家日歷鱗雜米鹽者令讀之一過無脫遺者
故其學無所不窺六經百氏外世譜官制與兵家成敗
最詳為人細瘦似不能勝衣好橫策兀坐掉頭吟諷幅
巾大袖談辭如雲四筵聳聽噤不得語遇其飲酒眼花
耳熱後其鋒愈不可當不知去古談士為遠近餘子不
論也嘗用門資叙調慶陽軍器庫使不就諸公方薦試
宏辭未幾卒辭曰陋儒拘拘以簡為常目視環堵不知
有四方狂瀾既倒誰復迴之氣蓋一世獨爾能之上自

黃虞下逮五季一隙必燭何有幽遜或觸其機談辭如
如雲誰非男子有舌無聲我豈誇多我豈闚靡一物不
知吾儒所耻獨立千古上邈寥絕爾身雖窮爾名豈滅
雷淵字希顏別字季默渾源人崇慶二年進士授涇州
錄字事不赴改東平府錄事以勞績遙領東阿縣令東平
河朔重兵處也驕將悍卒不可制淵出入軍中偃然不
為屈不數月家有淵畫像雖大將亦不敢以書生遇之
調徐州觀察判官召為荆王府文學兼記室叅軍轉奉
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史院編修官拜監察御史巡行

河南榜掠賊吏風采凜凜一兵與權貴人有連時
以藥毒民家牛馬以小直脅取之淵捕得數以前後罪
杖殺之老幼聚觀交口稱快然亦坐是失官尋用宰相
侯莘卿薦除太學博士再遷應奉終于翰林脩撰累官
太中大夫先是正大間元兵突入倒迴谷勢甚張平章
芮公逆擊之突騎退走填壓谷溪中不可勝算諸將議不
宜釋之勿追淵請急殲之主兵者不能用後聞北兵狼
狽而西馬多不暇御始悔不從淵言淵學甚博文甚奇
為人軀幹雄偉鬚張口哆頰渥丹眼如望洋遇不平則

疾惡之氣見於顏間或嚼齒大罵不休雖痛自推抑卒
亦不能變也食兼三四人飲至數斗不亂生平慕孔融
田疇陳元龍之為人雖其文章號一代不數人在淵仍
為餘事耳淵之友高廷玉李純甫亦以奇節自負人號
之為三傑云云辭曰爾心之勁爾氣之剛嫉惡如仇不
問暴強將指出巡面冷如鐵霜簡所加邪蒿即折才豈
止斯兵算又長眼見千里孰曰不明志不獲伸多士短
氣其書徒存九原能起埃風四來貳貳常有髯如戟
妾婦之為我俗之昏誰復繼君范七九州敢謂無人雷

瑄字伯威坊州人志英邁博學能文以薦書從事史館
調入作司使初并州李汾與瑄同在館中以高蹇得罪
瑄往送之信陵携酒醉魏公子墳握手痛飲後去客陽
夏以鞭擊酒壺作楚聲歌自言去國十年甲兵滿天地
短兵匹馬來自西北將起楚漢間奇才劍客與游而不
可得當是時金已遷汴大河以東北盡山東西抵閬輔
大軍長驅徙少壯數萬人殺之居庸關外自黃河洛陽
三門析津至丕之源崔鎮凡二千餘里潼關一帶西南
邊山大小關隘亦一千餘里各分地界統以總帥夜則

傳令坐守冬則燃草敲冰兼以閔輔大飢秦民死者相枕藉棺皆悲之作商歌十章寫其情曰秦予父母國也而一至此乎竟淚下不能食乃出奇策白宰相宰相不能聽瑄去不知所之辭曰北風決亡海水為竭俯視神京不隔一髮舉鞭擊壺歌聲愈苦來自西北短衣足馬我淚既盡以血繼之天門九重曾莫聞知孰秉國鈞我將自舊反謂我狂斥如箭商顧有芝擘亡彘亡可以保神可以樂飢長往不返誰其幽深赤日在廉明我心

祭胡仲申方孝儒

上下百載四方萬里心所敬者數人而已惟數人中少達多窮或困其始或艱其終謂天使然天實何故賢者奚為亡天所惡謂為偶爾智力可備孰云君子不及鄙夫人之所重天之所輕其所至靳宜與禍并汲水于鄰終世不怒試攘珠玉挺劍相顧造化之機變怪詭竒恒以示物使物莫窺儒者多言抉發幽秘陵轢鬼神譏切天地人之至情忌人揣摩矧造化者寧不謹呵是以賢哲多困不逢百無所能乃宜公卿富貴一時電滅漚起有以自立百世不死較其所獲多寡可量肯舍八珍而

糟糠嗟若先生其又何悲不競斯須千載是貽命不榮
身祿不遠嗣人以為報道不在此其中所蓄月朗日溫
著為文章追配古人風雲之變江河之深元酒太羹粹
璧精金惟所欲言無不如意聲名赫奕昭灼當世曠視
宇宙奚古奚今有盡者身無窮者心凡人所難深探獨
得余復何嗟為天下惜斯道不振文弊質凋環目顧之
一何寥々茲已可恨聞者嘆咨况在不肖嘗辱見知違
濶幾何墓草已宿音容儀度宛在耳目後先相禪若晝
夜然敢謂寡陋不圖其傳已死而生逾遠弥耀叙莫矢

辭知己是報

哀唐衢辭 王達

唐衢韓公退之同時人也性耿介落已有志不妄與人
交人亦莫知其所負衢于學發憤研究不少自廢然累
舉不中人咸笑之衢則不以為意也衢能詩已多悲思
激然而感創讀之使人慨然有動于中衢往已見人文
章有傷激者必大哭涕泗滂沱而弗能已每與人言論
既別發聲一辨奇韻嗚切聞者莫不為之酸鼻人皆
以衢善哭而不知其所以哭也獨退之識其人贈以

曰虎有爪兮牛有角虎可搏牛可觸奈何君獨抱竒兮
手把鋤犁餓空谷當今天子急賢良龜函朝出開明光
胡不上書自薦達坐令四海虞唐退之之意詎非以衡
之才迥出一世而反不逮乎瑣_七者邪樂天亦有詩曰
賈誼哭時事阮籍悲路岐唐生今亦哭異代而同悲樂
天以誼之才方衡矣舊史附衡于退之傳後新史則又
削之何君子命薄者有若是之不偶哉吁有人負竒才
如賈誼當_世既莫知之後世又莫知之不既深可悲乎俾
無退之樂天則天地間空生此材矣是以君子貴成人

焉夫游道者讀退之樂天二詩深嘆衡之不偶作哀辭
于千載之下炷香盃酒酌衡于千載之上仰天大慟衡
其知邪淒風西來吾知衡不能不知我心也辭曰蘭生
於幽谷兮為衆穢之所翳玉產于崑崗兮以碣碣為同
類匪良玉之靡良兮寡不能敵衆嫖之聯勢衆勢之聯
兮固已密比而難攻此芳馥之潤潔兮幸不愧于匠目
之與春風衡乎衡乎爾材雖竒兮何造物之靡通但千
載之下識衡之弘濶兮賴樂天之與韓公世之媿媿諛
嫉擠人於極地者讀二公之詩兮烏知其不額此而心

夢

夢之於人，不可一日無也。然人之於夢，亦不可一日無也。夫夢者，心之象也。心之動靜，皆見於夢。故曰：夢者，心之影也。心之影，不可不察也。



